

第九回 蔡平娘魂棲玉真

詩曰：

乾天變革舊更新，通共兩人為一身。
藕斷亦知絲不斷，魄淪又見魂難淪。
陰陽合理無他理，人鬼聯姻非別姻。
世上猶然未解悟，請君借問煮蒿神。

卻說卜玉真自井邊和詩之後，恨不得看真，斯時亦有轉盼他，雖未甚詳細，亦曉得有一個生極俊雅，然未知這詩是他詠的否。自是以後，終日尋思悒悒，神魂蕩漾，茶飯少進。嘗說：「好句有情求淑女，落花無語怨東風。若是那一個人，他臉兒清秀，身又俊，性又溫。且想他這一首愛情詩，知他一天星斗煥文章，不枉十年窗下苦。如今誰肯作針線引？又不好向東鄰通殷勤，又不好和我母親說出真情。除非到了黃泉路，纔得與他結婚姻。」不數日，睡不安，坐不寧，幽思昏昏，香消玉減。時人有歌《鵲踏枝》為證：

見了那人，吟得句兒真。想了那詩，念得字兒新。青春年少，俊俏聰明。悵惹眉桃，心事向誰吟。愁撞心苗，性命有誰憐。真是有心了奈無心好，多情卻被無情惱。

其母林氏道：「吾兒這幾天針線懶拈，詩書不理，悶悶不快，懨懨瘦損，為什麼事？」玉真道：「兒非為別事，祇因前日，兒在花園內看女婢汲水灌花，有二位秀才，一個生得極標致，吟一首詩，兒此時亦酬和他一絕。未知此人是何方人氏，何姓何名。兒這精神是為他牽絆，敢以真情告。」林氏道：「這一個人，吾兒認得真麼？」玉真道：「兒一時看見有二人，未曾認真，但聽他吟詩聲音似漳州人氏。」林氏道：「若是漳州人，我聞有一個漳州人在這裏僱考。既然敢來僱考。必是大才可知。然不曉得這人生得怎麼模樣？」林氏又問道：「倘他娶過了親，卻怎好？」玉真道：「想他昨日之詩似斷弦未娶的。」林氏道：「兒何以知之？」玉真道：「他詩道：『偶遇名花惹悶時』，又道：『陽春和斷求心知』，吟這幾個字眼，便可知是斷弦未娶的。」林氏道：「我不曉詩中意味，兒試說與你母親曉得。」玉真道：「凡遇名花必喜賞，何為『惹悶』？陽春其曲愈美而知愈寡，何為說『和斷』？『和斷』定是他前有賢妻，如今斷了。」林氏道：「吾兒好聰明。」

母子正在愁悶之間，聞得外面老嫗之聲，叫：「秀才娘開門。」林氏即出來開了門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張媽。敢問張媽到舍，有何見教？」張媽道：「來到貴府，總是為著婚姻好事。即因漳州有一個秀才，姓蔡，名允升，舊年纔斷了弦，現今來此僱考。前日遊耍，到你後花園，見小娘子在井邊看女婢汲水灌花。不覺傷情，倡和了詩，情意眷戀，想得廢寢忘食，無奈托我來求一求。其人生得美貌，才學自不消說，然未知卜先生肯許否？」林氏道：「若是前日和詩的人，俺母子都歡喜，須待他父親早晚到日，我自當贊助。倘得許允，即當一人報知於你。」張媽道：「卜先生若許允，宜速報我知，恐送了人性命，不是耍處。我今且回去罷。」林氏送他出門，遂入內謂玉真道：「吾兒前日花園內所見之人，確是我所說僱考之人。此人姓蔡，名允升，果是斷弦未娶的。未知你父親今晚會到否？」玉真聞這消息，知有下落處，心神漸漸安定。

過了二天，卜世杰到家，時玉真心內怡然自曠，其病十分已有八分輕鬆。其母林氏把前日事情逐一細細陳了一遍，卜世杰道：「我不曾目睹過，既然中你母子之意，便是好的可知。」那張媽聞卜世杰回來，即走來探問，見了世杰，問道：「卜先生臺駕到有幾天？」世杰道：「昨晚纔到。」又問道：「令千金這樁事曾聞知否？」世杰道：「吾兒立誓揀擇良配，至今有年矣，幸得有緣，中吾兒母子意，定是月老推排。敢問他有多少聘金？值今日良辰，可許他即來定聘。」那張媽道：「他說嫁女議聘乃夷狄之俗，佳人配才子，何用聘金？」卜世杰道：「既無聘金，要娶甚麼親？這個做不得。」林氏力勸世杰道：「我夫婦年已半百，未有男嗣，不如招他進贅，以為年老之計，豈不是好？」卜世杰道：「你婦人家，所慮者淺，所見者短。不知他是福建人，倘一旦僥心要去，你我兩個老人家肯跟他去否？如不肯隨他去，教我怎好？不如他有銀子來娶，處得兩便。一來歡喜吾兒得了良緣，不虛生平才學之托，二來我好把這銀子覓一個螟蛉子，庶免絕嗣之苦，且亦好做後來的棺木本，豈不是一舉兩得乎！」林氏聽了，低頭無言可答。張媽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且回去問他。他若有銀子，我即刻就走來回復；他若是無銀子，我也不必來了。」說罷，就起身而去。那張媽即轉來問允升，不知允升是一個窮酸才子，那裏有銀子定聘。正是：

古來才子皆先貧，勞苦心腸情正伸。
漫道姻緣無聘金，天光偏要困賢人。

且說卜玉真這一日翹望音信，直等到天晚，知是不諧了，心中悵然，鬱鬱不樂，說道：「吾立誓要嫁才子，吾父親堅意要銀子，天下事那裏有這等兩全，總是我終身命慳而緣薄。」鬱鬱數日，懨懨在床，形骸憔悴，瘦似絲麻，氣息如縷。世杰看了，駭然說道：「吾兒是何病症？必速請良醫調治。」林氏道：「不消請良醫調治，良醫即在你身上。」世杰道：「良醫怎麼在我身上？」林氏道：「吾兒因你要索人聘金，愁悶至此。他說：『天下財利可求，天下才子難得。若必待有才子、聘禮兩全而後嫁，則將就木焉。』你若不回心轉念，縱有扁鵲之手，恐也難醫這病症。」世杰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你去和我女兒說知，我即來去唯叩張媽。」乃到張媽家，著他去請蔡允升，速擇吉課，或是要娶，或是要贅，任他主意。張媽忻然，忙報與允升。允升即擇一良辰，說要隨便進贅，張媽即來報知。

不停刻，到了世杰家，聽得裏面哀哭之聲，吃了一驚。到得房內，祇見卜玉真瞑目鉗口，手足冰冷，嗚呼哀哉。世杰夫妻相抱面哭，說道：「吾兒，你是允升害死了。」張媽看見，說：「不好了。」轉身跑走，忙報與允升得知，說：「玉真為你相思害死了。」允升聞之，不勝悲痛。有一首《長相思》為記。詞曰：

木蘭車，木蘭舟，萬斛相思載不浮，胸臆待淹憂。江潮斷，江潮流，十種傷心洗不瘳，珠淚何日休。

那時卜世杰對林氏說道：「想起來吾兒之死都是我害他，與別人無干。」林氏道：「如今悔之無及。雖然，吾兒不幸，遇著這貪財的父，死也好苦。總是虧我十月懷胎，養他無成。」世杰聽了，默然不語。既而嘆道：「倘得還魂來，我就憑他王貴。今沒奈何，我且出去買棺木來。」林氏道：「必須急去急來，不可耽擱。」

卜世杰正要出門備辦物件，忽聽得玉真有鼻息之聲，既而顏色依然，停了半晌，玉真忽然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「我苦呵！我康夢鶴夫君，你在那裏去了？你好薄倖！你好薄情！」世杰夫妻見玉真還魂，不勝欣喜，祇說他是胡言，問道：「玉真我兒，你回來了？你父親母親在此，不要胡說。」玉真道：「你是那個？煩你去叫我夫君來。」世杰道：「想必是他死去，去見了月老，月老和他說明白了。」乃問道：「吾兒，你夫君是誰？」玉真道：「我夫君姓康，名夢鶴便是。」世杰道：「是了，如今問有姓康名夢鶴者，便可招他為婿。」又問道：「我兒，你試張了眼，起來看看。」

須臾，玉真張起眼來一看，遂翻身在床中裏，說道：「我苦呵！我看這裏都不是我家。我家在漳州，我嫁與康夢鶴，字其祥，他是天下風流的才子，我與他經生一個男子。我姑姓陳氏，我父姓蔡，名斌彥，現任廣東都司，我母許氏，我乃蔡平娘便是。當日因六月十四夜與夫君月下會佳期，觸犯天怒，拆離俺夫妻恩愛。今東獄帝君憐我賢德孝慈，判我回生來，但皆在我家，怎麼在這裏？」世杰夫妻聞之，不覺大駭，說道：「我兒你說差了，你名玉真，你父就是我，你母即是此人。我兒又說甚麼蔡家許家，莫非是你心昏了？」平娘道：「我神清氣定，那裏會昏？你兒玉真在那裏？請來相見。」世杰道：「玉真我兒，你就是。」平娘笑一笑，說道：「有這奇事！我是蔡家女子，名平娘，怎麼又是你兒，名玉真？莫不是我之神魂借你兒之死魄來回生不成？這也罷了，我如今若要去尋蔡家之父母，他不認得我，縱我說出這般回生之事，他亦不信，不如我就把你們認為親父母，你們把我認為親生女兒，仍做玉真，不要名做平娘。但夢鶴與兒係百年前注定姻緣，已經與兒十年夫妻了，生了一個兒子，年已八歲，東獄帝君責罰他，亦都死了，憐我賢德，命不該死，合與康夢鶴百年偕老。希望爹爹訪問漳州此人，與之實說其由。」卜世杰忻然道：「天下有此奇奇怪怪之事，恍如說夢一般。我如今不免新走到漳州地方，與吾兒訪問一遭。」林氏道：「前日來求吾兒這親，亦說他失了妻子，其才貌，人家都稱他好，但他又是姓蔡名允升。」夫妻二人私相議論，又樂得無子而有子，想如夢而非夢。正是：

事不關心，關心者迫。理一俄聞，俄聞者惑。花謝花開不紀年，愁眉笑眼變時刻。姑置勿題。

且說蔡允升，聞卜玉真相思病死，無可奈何，惟有嘆悼而已。婚姻之事，自此以後渺不關心。

越有二日，姚安海走來對允升說道：「蔡兄曾聞一奇事否？」允升道：「甚麼奇事？」姚安海道：「卜世杰之女死去一日，回魂起來，聲聲說他是漳州康夢鶴之妻，名叫做蔡平娘，不是叫做玉真，著世杰去問叫康夢鶴的人，乃肯嫁他。但康夢鶴曾來到敝地，弟雖認得他，而未知家居何所。兄說與康夢鶴極相愛，何不回來去見他一會，說出蔡平娘回魂之事。」允升聽他這說，想著前日夢中之語，若醉若醒，若疑若信，忙忙問道：「果有這等實事？」姚安海道：「怎麼不是實事？難道小弟騙你？」蔡允升道：「康夢鶴小弟便是。」姚安海笑道：「兄又來說謊了。康夢鶴前年曾與弟相會過，你欺我忘記了麼？」允升亦笑道：「你有所不知。那前年一個康夢鶴，是假弟名字的，我是真的。」乃與之說其因由。姚安海聽了，心尚未信，說道：「如今憑任你有蘇、張口舌，亦難成就了。但他說還有甚麼會合的簽詩為憑，做過的事業為證。苟非真真的康夢鶴，那裏知他簽詩事情？」允升道：「這個事，我一一都曉的。兄若不信，同弟到他家，說出當初緣故，就不差了。」姚安海道：「好好，也說得有理，但兄不要說謊。」允升道：「若是假的，那裏敢同兄去人家女子那裏好耍的？兄不必疑也。」安海聽了，點頭道：「有理，有理。但這樁事，若得撮合，兄何以謝我？」允升道：「朋友之誼，謝話不消說了。」

二人乃齊出門，望世杰之家而走。忽路邊沖出一個人，頭戴一頂破帽，身穿一領舊袍，把安海扯著問道：「姚兄要往那裏去？我和你來去趁二兩銀子。」姚安海道：「那裏去趁？」那人道：「本縣著差役緝拿漳州姓康名夢鶴、字其祥的，若曉得這個人去報知，賞銀二兩。弟聞兄書齋中宿有一個漳州朋友，諒他必曉得。且兄前年又曾與他相處過。」安海聞了這話，向允升說道：「漳州朋友，這位蔡兄就是。」嚇得允升魂不附體，乃問道：「康夢鶴有何犯法，要緝拿他？」那人道：「我也不曉得。」姚安海道：「既然不知，明是騙我。不要管他，來去幹一件好事。」對那人道：「兄請了。」

不一時，到了世杰門首，允升道：「弟與他素不相識，且無針難引線，弟不便唐突見他。兄先進去和他說，他若問你是何貨據，你說現人在此，他必來請我。我暫在此土地廟裏候佳音。」姚安海道：「有理。」遂自往把門敲響，叫道：「卜秀才在家否？」內林氏應道：「昨日書館裏去了，敢問你是誰？叫他甚麼事？」姚安海道：「老嬸你來開門，我有一句好話對你說。」林氏即開了門說道：「原來是姚叔叔，你要說甚麼話？」安海即把康夢鶴實情告之。林氏道：「這個是真的。吾兒回生來，亦說要這事體為證。如今他父親不在家，不要請他來相見。待我明早寄信去，著他就來。婚姻大事忙不在一時，且吾兒去伊姑家中做客，亦不在這裏。你去和他說說，俺決許他，不必掛疑。」

姚安海辭了林氏，即來土地廟中，與蔡允升一一說了。允升道：「遲了一二日亦無妨。若果有此實事，任他久久，亦是我的，斷斷不能入他人之手。」姚安海道：「蔡兄你就敢決定了，這亦未可知。那卜世杰是個貪利的腐儒，倘有人慕他女兒才貌，把一百八十兩銀子送與世杰，安知不入他人之手乎？」允升道：「兄你不曉的，他若是我前妻蔡平娘回生，值此時窮勢迫，亦不過輕身赴死而已，斷不肯因世杰貪利而入他人之手。」正是：

腸斷夢魂結巫蠻，同心相信入芝蘭。

說他若入庸夫手，玉碎珠沉也不難。

卻說二人一邊說話，一邊走路，忽遇著查必明，道：「弟在遍處尋兄不見，兄你知事體不好了。」允升驚甚，心疑是那人說要拿康夢鶴的事已出覺了，忙問道：「甚麼事不好？」查必明道：「請來去書齋中說。」允升道：「就在這裏細聲說也不妨。」查必明道：「請到館中說亦未遲。」允升愈覺慌然，到書齋就問道：「是何事體？快快說來。」查必明道：「不是別事，祇因文宗昨日到，弟每日立等出府名，那知太尊性貪酷，恃父為當朝宰相，每名秀才賣銀一百五十兩，交七十兩與提學，自己得了八十兩。這提學又不是清廉之官，不敢不應承他，祇是敢怒而不敢言。今進身無門，休煩社兄入考。弟今辦路費五兩，望兄叱存，萬勿見拒。」蔡允升道：「弟無寸功，多謝社兄三餐愛敬，安敢復貪財利？」查必明道：「弟聞君子取予以道，今蔡兄路途遙遠，聊可為路費之資。」允升拱一拱，說道：「蒙社兄深惠，未知他日何以報也。」允升嘆其命窮若此，又憂其禍及若彼，遂收拾行李，約明早起程。不知後來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